



# 异现场

## 调查科

君天 著  
JUNTIAN WORK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现场调查科·香港故事 / 君天 著 .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492-1821-9

I . ①异… II . ①君…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8122 号

本书由君天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异现场调查科 · 香港故事 / 君天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漫客悬疑书系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朱 舒
特约编辑	郭晓丽
装帧设计	方 茜 杨 阳
印 刷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1821-9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8932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公司调换，电话 027-68890729）



# 目录

CONTENTS

异现场调查科  
香港故事

007  
**梵高的旋律**

029  
**猎杀**

053  
**路灯杀手**

087  
**街头霸王**

117  
**面具**

151  
**禁字师**

185  
**追梦**

267  
**后记**



12475

11409





知音动漫图书·漫客悬疑书系荣誉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异现场调查科  
ECIS  
香港故事

**非常规犯罪行为，非常规罪犯，非常规事件，  
三者有其一，则称之为“异事件”现场。**

1981年，为了整合世界各地的力量共同对付愈演愈烈的异能者犯罪，国际刑警组织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叫“异现场调查科”的特殊机构。英文名称为 Especi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缩写为“ECIS”。

1993年，异现场调查科独立出国际刑警组织，1996成立了香港 ECIS 分部，筹建人为诸葛羽和铁南，工作重心则逐渐东移至亚洲。





# 目录

CONTENTS

异现场调查科  
香港故事

007  
**梵高的旋律**

029  
**猎杀**

053  
**路灯杀手**

087  
**街头霸王**

117  
**面具**

151  
**禁字师**

185  
**追梦**

267  
**后记**







# 梵高的旋律

异现场调查科

ECIS



默然发呆的时间越来越多，随便评价他人的次数越来越多，看不顺眼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写书和出唱片的人越来越多，值得多一点关注的越来越少。

是不是？

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来越少，能够去努力的工作越来越少，喜欢听的歌越来越少，会重复看几遍的电影越来越少，能证明自己活着的事情越来越少。

是不是？

你走在街头，看到路边同样无聊的人，会作何感想？坐在车厢里，看到身边有人看着你感兴趣的电影或者书籍，你会不会去攀谈？人与人之间该用话语交流时，我们选择用网络，而该阅读的时候，我们则选择快餐文字。

科技越进步，人们越冷漠，心的距离也随之越远，是不是？

艺术、文学、音乐、历史，等等，生命长河中的点点晶莹，我们正在慢慢失去。每天匆忙地奔波在大爆炸般的生活里，却总是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

即便是异现场调查科的世界，诸葛羽也曾面对这样的彷徨。那是 1996 年，他 25 岁，离开奥隆戈监狱 8 个月。

### 【楔子】

凌晨 1 点，埃辛·克伦达尔值夜班回家，意外发现住宅区居然灯火通明。他家所在公寓的楼下聚集着很多人。埃辛用力挤进去，看到地上躺着一具男性尸体。显然是从高处落下的，尸体周围的血都没凝固。埃辛分开众人，亮出警察证件，小心靠近尸体，翻起死者的脸。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居然是他的邻居索林·松旺。埃辛吃惊地打量了一

下周围围观的人群，显然有邻居早于他认出了死者。他抬头看了看公寓的屋顶，这个可怜的孩子是从 6 楼屋顶跳下来的？

埃辛再次扫视尸体，这张被摔得四分五裂的脸居然带着诡异的笑意。他心里生出莫明的恐惧，拨通了警局的电话。埃辛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文件，文件里有最近发生在管区内 28 起看似没有关联、放在一起又无比雷同的自杀事件，死者多数都是高空坠落。除了跳楼的人比其他时候多了些，在一个月内发生多起自杀案并不新鲜。但归结到事件本身就很奇怪了，这些死者并没有自杀的理由。更让坊间流言四起的是，这些从高处落下的死者的脸上都带着莫名的笑意。

以他对邻居的了解，索林·松旺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即将大学毕业，有很漂亮的女朋友，刚被不错的企业录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自杀？

20 分钟后，警察和法医来到现场，埃辛帮忙拉起了警戒线。尽管这里是他居住的小区，但并不是他的管区。他和来到现场的警察同事阿尔·霍克商量了下，由对方负责现场，他则前往死者的住处调查。

索林·松旺就住在埃辛同楼层的 3 号，他的房间不像多数大学生的那么乱，甚至可以说，有点干净得离谱。这是个很自律的青年，勤于打扫，没有不良嗜好。当然，他也有些男性青年都有的色情影碟，但除此以外房间堪称模范。埃辛搜寻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

“这样的人会自杀？”有人在背后问。

埃辛·克伦达尔转过身道：“最近附近的一些自杀事件都没有征兆。”他说完才愣了下，背后说话的并不是阿尔·霍克，也不是他认识的其他警察，而是个头发梳理整齐、西装革履的东方人。

“你是？”埃辛问道。

“铁南，”男人伸出手道，“巴黎警局特别顾问。我知道你这里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的法语居然字正腔圆。

“麻烦？”埃辛紧了紧手里的公文包，犹豫了一下才跟对方握手。

“是的。”铁南微笑着注视对方，仿佛对一切了然于心，慢条斯理地道，“我是来帮你的，你的管区内最近自杀率比较高。事实上不仅仅是你的管区，一个月前，巴黎电视台连续报道了三起跳楼自杀事件，而后仿佛流感一样，一夜之间人人都爱自杀，政府封锁了相关消息。近一个月来，巴黎市区发生的自杀事件高达 235 起。”

埃辛道：“我不知道有那么高的数量。只是最近我管区内的确有问题，但你怎么会

知道我在做这个调查？我甚至还没跟上司说这事。”

铁南道：“因为你使用了警局电脑。通过你查询数据库的访问记录，我找到了你，很高兴你也能关注到这个问题。在我汇报给市长之后，市长特别委托我调查这个事件，并且要求所有资源全力配合我。”他一面说着一面打量周围，“我最喜欢新鲜的案发现场，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埃辛看着这个神秘的东方人，心里直犯嘀咕，市长什么时候给警察局请了东方顾问？

铁南显然不在乎对方的态度，扫视四周吩咐道：“把电脑和日记本带走，其他所有东西做个清单记录。不管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总有迹可循。”

## 【一】

人们常说，如果城市有河流穿过，那么这座城市一定会很美丽。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名城莫不如此。就好像一说到伦敦就会想到泰晤士河，一说到巴黎自然会提起塞纳河。塞纳河平静的水面上有36座形态各异的桥梁，繁华的城市在河道两岸蓬勃而起，见证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兴衰。

黄昏的塞纳河如同风姿绰约的美女，在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的点缀下，拥有世上最美的夕阳。所谓世间万种风情，一切尽在巴黎。未曾到过的人，实在难以描述其万一。但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座城市也曾无数次地遭逢浩劫，从拿破仑战败后，法国的军队少有胜绩。

河上最古老的桥叫做“新桥”，建于亨利三世的时代，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一度是巴黎的艺术中心。而在新桥不远有一座艺术桥，那座桥北面就是卢浮宫，桥上挂满了游客带来的写着情侣名字的定情挂钟。桥的栏杆边，几个艺术家正在即兴作画，记录着浪漫之都的各种美好。偶尔也会有艺人演奏着自编的曲子。桥上的艺人们开始都是各自演奏，但当有人需要演奏拿手曲目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停下来或者过来合奏。

诸葛羽的长发蓬在头上，满脸胡茬，斜靠在长椅上，懒散地打着哈欠，这又是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他蜷缩在灰色的大风衣里，颇似一个流浪汉。很多人说，如果可以不再上班，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你真的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却又找不到生活目标时，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诸葛羽目前的状态。

三年前，他为了救血族女友端木笙深入梵蒂冈地牢，最终寡不敌众，被关入被誉为

“异能世界集中营”的奥隆戈监狱，并因此和端木笙分离。历经两次监狱暴动，在那里度过了近两年非人生活后，经过老上司丹尼·肖恩的努力，他终于获释。

如今，距离他离开奥隆戈监狱已有整整十个月。这些日子里没有命令，没有任命，只有彻彻底底近乎颓废的自由。诸葛羽带着迷茫继续混迹于欧洲，有时他也觉得该回中国去，但潜意识里又觉得在欧洲还有很多事情没完结。

远处艺术桥附近传来有人落水的叫喊声。诸葛羽睁眼看了下，河边有数个青年争相跳入河里救人，很快落水者被托出水面。短短几分钟他居然已经死亡。诸葛羽紧了紧风衣，瞟了眼死者的面容。

不多时，就有警察和法医来到河边，在河岸附近拉起警戒线。然后几个警察开始在周围问话，只是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诸葛羽有些不安地又看了眼死者，那个样子不像是溺水。他不想管闲事，所以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河岸，但没走两步就看到了前方小路上的一个东方男子和一个法国便衣警察。

诸葛羽愣了一下，而对方也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的目光。铁南脸上旋即绽开笑容，眼睛一下子红了，大步跑向诸葛羽。诸葛羽却把脸沉了下来，对着他就是一拳。铁南毫无防备，仰面朝天摔倒，但即便倒在地上，他也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他挣扎着爬起，抓住诸葛羽的胳膊，嘴巴张开半天，但又说不出话。

边上的埃辛·克伦达尔愣在那里。他一开始觉得诸葛羽是个罪犯，但看铁南的表情怎么都不像，于是知趣地走开了。

诸葛羽很想给铁南第二拳，但最终还是道：“日子过得很不错嘛，菜鸟！”

如今的铁南衣着考究，神采奕奕，衬衫和手表都是时尚产品。更重要的是，他全身上下洋溢着自信，和当初技术宅的形象大为不同。

铁南听到他这句话，表情逐渐恢复正常，低声道：“我的确变了很多。”

诸葛羽道：“看得出来。”

铁南从一加入E科办案组就在诸葛羽手下干活，或者说他是诸葛羽的第一个下属，两人拥有一种奇特的羁绊。自诸葛羽被关入奥隆戈监狱后，他们就再没见过。

“巴黎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我被总部派来做调查。”铁南看了眼四周，招呼埃辛过来，飞快地道，“总部在逐渐恢复和各个国家的合作，如果这次的案子可以办好，我们就能重开法国分部。我现在的官方身份是巴黎警察厅的特别顾问。这个案子你怎么看？作为自杀事件，是不是有点奇怪？”

诸葛羽道：“没有夺眼球的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我已经跟进了好几天，还是没头绪。老大，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办这个案子？”铁南问道。

诸葛羽没有说话，但也没有离开。

铁南笑起来，对等在一边的埃辛·克伦达尔道：“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师父，老大，诸葛羽先生。老大，这是附近管区的警探埃辛·克伦达尔。”

埃辛吃惊地看着诸葛羽，显然震惊于这个名字。

“你也知道诸葛羽？”铁南挠头。

“当然，要知道我姓克伦达尔。虽然我是家族外围的子弟，但我拥有这个姓氏。我们都记得当代家主三年前在伦敦被一个叫诸葛羽的中国人救了，我们家族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等等！这么说起来，你们两个都是异现场调查科的人？”埃辛一口气说出了这番话。（详见《异现场调查科·1993 血族革命》）

诸葛羽目光望向远方，没有任何反应，仿佛对方说的事情是别人做的。

“没错，但我也的确是你们市长聘请的特别顾问。”铁南低声道。

说话间他们已到了尸体边。

铁南戴上手套，仔细检查了尸体，又询问了几个目击者，才扭头吩咐道：“埃辛，你留在这里等法医来了作简报，我和诸葛到桥上看看。”

埃辛点头答应，而诸葛羽却始终一言不发。

一直到走到桥头，铁南才忍不住道：“老大，你现在是在观察现场，还是在偷偷地分析我？告诉我你是在分析现场！”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熟悉，所以在回忆从前的事。至于你，有的是机会分析。”诸葛羽的目光落在刚才那个死者落水的桥栏杆上，周围的行人和商贩已恢复常态。如果说没人说，真没人会知道这里刚才有人跳河。

铁南微微松了口气，从前诸葛羽虽然不算是话痨，但话语也不少，自刚才重逢到现在，诸葛羽似乎变得话少了。铁南询问起周围的目击者，显然刚才有警察做过初步调查。路人的说法基本一致，这个青年目光呆滞，很简单地走到栏杆边，大概愣神了，四五分钟就跳了下去，之前毫无征兆。但有一个拉小提琴的艺人跟他们说，这个青年经常从这座桥上经过，还常会给他们卖艺的一些钱，平时生活应该是挺悠闲的。

铁南迅速做好记录，转过身发现诸葛羽靠着栏杆又在发呆。铁南摸了摸鼻子，走到诸葛羽身旁，低声道：“老大，你有没有收获到什么？”

“没有，这里的人看起来一切正常。”诸葛羽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一个卖玩具的，

“但那个人一直都很不安，你可以去问一下他。”

铁南走过去，询问了一圈，又返回来道：“他之所以不安，只是因为他老婆在医院待产，而他又不能不赚钱，所以一面看摊子一面很焦虑。”

诸葛羽看了他一眼，走了过去，居然把对方最值钱的几个玩具都买了下来，然后催促对方收摊。铁南发现诸葛羽的法语竟然比自己想象中好许多。

“这个家伙叫休达·霍利尔。仍然有问题，你最好派人跟踪一下。”诸葛羽走回来道。

铁南打了个电话，让人把卖玩具的带走了。

“你不能调查都不做，盲目相信我。”诸葛羽板着脸道。

“我相信你。”铁南笑道。他又询问了一下埃辛，然后道：“这里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走走吧。我知道附近有个馆子不错。”

“最好是穿成这样也能进的馆子。”诸葛羽拍了拍皱着的风衣，终于笑了笑。

铁南带诸葛羽去的小馆子在一条停在岸边的小船上，透过窗户望向外面，波光粼粼，很安静。如果他的电话不是那么频繁地响起，那真是个吃饭、谈心的好地方。

诸葛羽的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吃饭、喝酒，回答铁南的话也只是几个词。随着瓶子里的威士忌逐渐减少，诸葛羽的眼神慢慢温暖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问对方这几年过得怎么样，也没有询问其他人，直到铁南又接了一个电话。

“老大，那个休达·霍利尔是附近的一个小偷组织的头目，没有涉及我们的案子。他是这座桥头小偷的组织者，因为他的摊位是个据点，他在警察眼皮底下才显得不安。”

“是吗？至少是个罪犯。”诸葛羽道。

“可是……你的心灵倾听怎么会没看出这些来？”铁南皱眉问道。

“我记得你是个计算机天才，走到哪里都带着你的本子。现在也不见你用，为什么？”诸葛羽反问道。

“有人专门负责为我做这个，我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在技术上了。”铁南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等等，老大……你到底怎么样了？你从来不问这种问题，因为你不用问就可以知道……你……”

诸葛羽眼望窗外，低声道：“一年前，奥隆戈监狱有一场暴动，死了很多。自暴动后我的心灵倾听能力就消失了。现在我的拳头还够硬，但心灵倾听能力没有了，所以，不要盲目相信我的判断。就像之前在桥上，我只是通过经验来分析判断那些人有没有问题。”

铁南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是随即他又痛苦地看着诸葛羽，沉默了半天，忽然哭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大，对不起……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我不能去奥隆戈，我甚至曾经故意犯罪，让他们抓我去奥隆戈，但都没成功。我只能继续帮 ECIS 处理日常工作。你在奥隆戈的时候，我还能通过浏览监狱日志查看你的状况。你出狱后，我就算黑了 ECIS 的数据库也找不到你的消息。虽然知道你在法国……但我找不到。对不起……老大，我本该一直跟着你。”

诸葛羽深吸口气，拍了拍铁南的脑袋：“这又不怪你，关你什么事？菜鸟！我去奥隆戈之前就让丹尼转告你，叫你不要犯傻。这个和你没关系。不说这些旧事了，你到巴黎办案不会是巧合吧？我可不相信。”

铁南点头道：“丹尼·肖恩派我来法国，我一开始不愿意。他说你在巴黎，我才来的，但我的确不知道你在哪里。”

“ECIS 不会让你单独出来办案，至少会给你一个搭档。你的搭档在哪里？”诸葛羽问。

“我有一个备用小组，主要负责后勤工作。”铁南摊开手道，“事实上这真的是个烂摊子，是我这两年遇到的最没头绪的案子。”

诸葛羽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状态不好，若是别人的案子，我也没兴趣管。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可以和你一起办这个案子。”

“当然需要！”铁南举起酒杯道，“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我要记住今天！”

两人把威士忌一饮而尽。铁南又接到电话，埃辛报告在卢浮宫附近有案子发生。他们同时站起，走出餐馆。铁南伸手接了接雨水，想起自己跟着诸葛羽办第一个案子时就是这样的天气，忽然信心百倍。

## 【二】

不管你相信与否，卢浮宫是欧洲最伟大的藏馆，没有之一。理由很简单，尽管大英博物馆也很伟大，但卢浮宫和法国乃至欧洲的兴衰史结合得更加紧密。据说二战时期，纳粹的铁蹄来到巴黎时，卢浮宫里的文物全都消失不见了。一旦纳粹被赶出法国，这些文物又神奇地从民间回到了馆藏中。当然这只是传说，随着岁月的久远，很多事情都不再清晰。

诸葛羽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卢浮宫，是和端木笙一起。那是 1993 年的元旦，他们到巴黎度假。在巴黎，他和端木拥有美好的回忆，这也是他选择继续留在巴黎的原因之